

## 战地记者讲故事

## 雪山之巔

■孙利波



插图:唐建平

头顶先是传来一声鸟鸣,很快又戛然而止,似是被稀薄的空气挥刀斩断。

我循声抬眼,一匹慌乱的马正沿着陡峭山体急速滑落。它的肚子贴着嶙峋的乱石,四蹄使尽解数却抓不住任何着力点,原本驮在身上的物品四处散落……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目睹此景的我一时愕然,很久才回过神来。一起回过神来的还有神经的触感:头痛欲裂,冷风割面,胸如火灼,腿脚灌铅般沉重。

这里是一处海拔5500多米的山腰。此时,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结束休息继续攀爬,还是慑于眼前所见放弃攀登?继续向上,是更冷劲的风、更稀薄的空气和更难换的痛苦。放弃攀登,可以回到山下的帐篷里休息,那里有炉火、热茶和充盈的氧气罐。对于行走高原的人来说,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就像是幸福的驿站。

虽说是选择,却也非两难。在山顶上,有几位我想要采访的战士。我早已从部队领导的口中知晓了太多

他们的故事,很想到他们站立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些铁血、英勇的故事,正在孤绝的雪峰上活生生地发生着,若没能走到实地,也就不配动笔去写它们。

两小时前启程时定下多么强烈的决心,此刻就需要强烈百倍的自我激发来维持它的存在。我的身体在一阵阵地抗争,意识又一次宣告抗争的无效。天空澄净无云,头顶的一抹积雪应该就是山顶,似是触手可及,却又咫尺天涯。没有言语,我和中士交换了一个眼神,就起身沿着狭窄且遍布大小石块的“之”字形小径继续前行。

经验丰富的中士为我制订了爬山计划——每上升30米休息一次。但我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随着高度渐增,30米很快被我变成了20米、10米……待到第5罐便携式氧气筒耗尽时,路边忽然出现一块大石头,我不容分说仰面躺了上去,裹紧大衣和棉帽,大口喘着粗气。

过了一会,在中士的鼓励下,我继续艰难地向上攀爬。路的回转越来越

短,眼中的那抹白雪也越来越近。走上山巅时,中士告诉我,海拔已接近6000米。天呐!这曾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地理数字。

就在这样的风中,山顶的战友毫不吝啬地把掌声送给了我。在掌声中,我的身体似乎又注入了能量,脚步轻快地走向他们。这时,一阵更狂的风袭来,卷起雪沫和沙石,山顶也似在风中战栗。

在这雪山之巔,我看到了简陋的哨所、简易的炊具,看到了一个个青春而沧桑的身躯。他们在这里经历过无数个烈日之昼、孤寂月夜,很多脸庞上都留下了风雪雕刻的裂口。即使我这个探访者抱着极大的热忱和敬意去与他们交流,许多人依旧寡言,甚至羞涩。

其实,无需过多话语,答案就在眼前,感动早就在我的胸腔内强烈地撞击。我和每个战友紧紧拥抱,泪水洒在了他们的肩头,与戎衣上的沙尘凝结在了一起……

长期在西部高原工作,我去过太多遥远的地方,攀爬过很多高耸的山峰,也写下了很多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天地无垠,攀登无止。无论艰难险阻,我都将义无反顾地向雄伟的高处攀登,向辽阔的远方跋涉,因为那里驻守着我们可爱的战友。



孙利波

记者心语:  
心之所向,行将必至。

## 父亲的兵缘

■刘魁毅

日子。自己送孩子当兵,就是想为保卫国家、保卫幸福生活出力。尽管那年大姐没有当上兵,但父亲给女儿报名当兵的举动,还是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二姐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还有送她当兵的想法,依然因为那时在我们当地不招女兵,只好作罢。

1987年,我高中毕业。有一天,父亲带我一起下地劳动。他一边教我锄地,一边对我回忆起往事,说起“就是想当兵”这个念想在他心里“盘踞”了30年。他讲得很激动,我听得也很激动,内心对父亲充满了敬佩。说完,父亲满怀期待地鼓励我说:“去部队当兵吧!”我认真地点点头,答应报名参军。收工回家的路上,父亲十分高兴,说要和我赛跑。我们父子两人扛着锄头跑了一路,赛了一路。那年10月,征兵的消息一来,父亲就急忙领着我上村上报名,好像去晚了名额就会被抢走似的。我顺利通过了县里的体检和政审,穿上绿军装,披红戴花离开家乡,走进了绿色军营。父亲后来告诉我,村里敲锣打鼓

送我到乡里集合的那天,是他最高兴的一天。

1993年12月,父亲又送我的弟弟当了兵。我和弟弟当兵后,家里的农活全由父母和我的姐妹们扛了起来。虽然生活很艰辛,但父亲一想到两个儿子都在部队当了兵,浑身就充满干劲。在父亲的操持下,家里的生活也日渐殷实起来。

我和弟弟当兵后,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能在部队长期服役。2019年,弟弟面临转业,是选择转业到地方计划分配、自主择业,还是选择转改文职人员继续留在部队,弟弟征求父亲的意见。在父亲的建议下,弟弟最后选择转改为文职人员,脱下绿军装,换上“孔雀蓝”,继续为部队作贡献。

父亲送孩子去当兵,只是想为保卫国家、保卫幸福生活尽一己之力,并没有期待任何回报。但近年来,党和国家、军队给予军人军属的优厚待遇越来越多,各项利好政策接连出台,单是对军人父母赡养补助这一项,就让父亲享受到了身为军属的优待,更让他感到骄傲自豪。每次回家,他都高兴地说,坚持送子当兵是自己做的最正确的选择,还鼓励我和弟弟要努力工作,回报部队的关心培养。

因为一份执着的梦想,父亲把自己没当上兵的遗憾,变成了送子参军的欣慰。虽然父亲去年离开了我们,但那如山似海的父爱、那言犹在耳的叮咛嘱咐,一直激励着我在军旅之路上扎实前行。

## 守山人

■王兴来

## 军营纪事

##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在阵地守了8年,徐世娇常会做一个梦。

梦里,他独自一人走在巡逻路上,穿梭在12个点位之间。风雪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看不清前方的路,腿脚也失去了知觉。正当他心急如焚之时,远处传来班长的声音“跟我来”。那一瞬间,雪野中仿佛出现一道光。循着光,他顶着风雪向前探路,这时最远的一个点位出现在视线中……

中士徐世娇是某连4班最老的兵。连队位于密林深处,常年以山为伴。来到这儿的那一天,徐世娇才第一次听到“守山人”这个称号。他听说连队守山条件很艰苦,却没想到这儿的大山竟是如此巍峨,山路竟是如此崎岖、达坂竟是如此耸峙。

8年,足以让一个人熟悉一个地方,也足以改变一个人。对徐世娇来说,8年是他的奋斗青春,也是他的光辉岁月。在这个离家很远的远方,他遇见大山,遇见班长,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也成就了他“与大山作伴,以阵地为家”的守山人的自豪感。

刚到哨所那年,艰苦的环境让徐世娇一度很沮丧:偶尔断电、山路崎岖、网络信号微弱,煮饭靠烧柴火,遇到恶劣天气补给中断,大家只能吃压缩干粮……

哨所门外大约5米处的一片山石上,镌刻着“苦中作乐”几个大字。驻哨第一天,徐世娇曾感到疑惑,守阵地,有何乐可言?

后来,在和哨所战友的朝夕相处中,徐世娇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守山人”的生活是枯燥且充满挑战的。一次,还是新兵的徐世娇与班长和几位老兵一同前往点位进行巡逻。谁料在检查完3号点位去往4号点位的途中,遭遇了一场暴雨,那次巡逻经历改变了徐世娇后来的军旅生涯。

那天,走着走着,天空变得昏暗起来,暴雨骤然袭来,山路上满是裹着泥沙的水流。4号点位在山坡上,只有爬上坡才能对线路进行巡检。由于路面太滑,大家不时滑倒在地上,迷彩服湿了,作战靴也湿了。徐世娇有些害怕地说:“班长,实在不行我们就回去吧!”班长严肃地说:“这点风雨算什么?越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越要认真巡检,保证线路的畅通。”随后,几位老兵手拉手一步一步地向山坡走去,最终顺利完

成了巡检。

任务完成后,几位老兵干脆坐在山坡的草皮上,借着雨后草地的湿滑向山下滑去。他们一边滑,嘴里一边发出“呜呼”的呼喊声。一时间,笑声、呼喊声响彻整个山谷。正是那一刻,徐世娇似乎明白了“乐”在哪里——那是完成任务的喜悦,是内心童真的流露,更是他们融入深山的心。

有人说,真正让军人流泪的不是皮肉之苦,而是离别之情。直到即将离队之时,徐世娇品味着心中难舍的离情,才感受到这句话的真意。

那天天高云淡,微风不燥,远处的云松傲然挺立,林间的早獭来回穿梭。尽管徐世娇刚做完半月板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他还是站在了队伍里,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巡逻。

连队的8号点位,是山里最难走的一个巡逻点位,往返一趟需要一上午。下连5个月,19岁的列兵陈二鱼兴奋地踏上了这条路,他的“兴奋点”不仅在即将到来的上哨初体验,还因为班长徐世娇将全程参与这趟巡逻。

下连后,陈二鱼被分配到徐世娇所在班。一个傍晚,徐世娇在学习室里写一天巡逻报告,陈二鱼凑上前,眼睛盯着他“嚓嚓”书写的笔尖,小声地询问道:“班长,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写笔记啊?”徐世娇放下了手中的笔,一脸认真地回答他:“这本笔记里面记录着我在连队这个家里发生的一切。我常常翻看,鞭策自己,要对得起‘守山人’这个称号。”

随后,徐世娇缓缓起身拍了拍陈二鱼的肩膀说:“‘守山人’这三个字没你想得那么简单,要付出心血,更要用心。”

说完,他把自己的《守山笔记》递给陈二鱼。湍急的河流、布满荆棘的山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陈二鱼才明白,看似平常的守山巡逻实则一路艰辛。

在笔记中,陈二鱼知道了班长半月板损伤的原因。那是3年前,正值战备值班阶段,班里的3名战友进了山洞,徐世娇与另一名战友担负库外执勤巡逻任务。由于同行的战友腿部有伤,徐世娇主动挑起大梁,独自完成12个点位的巡逻。每天翻越4座山,往返几十里山路,两个月下来,徐世娇走坏了两双作战靴,膝部时常肿痛,最终落下了病根。

“班长,你膝伤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选择退伍回家?”陈二鱼忍不住问道。

“我舍不得离开,因为我早已把大山当成家了……”徐世娇笑笑说。这一

留,又是三个寒暑过去了。听了班长那朴实的话语,一份敬意和责任悄悄在陈二鱼心中升腾了起来。

巡逻路上,徐世娇带着陈二鱼和几名第一次上哨的新战友一路跋涉。他边走边说:“山里天气多变,这一路晴雨不定,每一个点位承载着信号连接线,我们要像卫士一样守护好它们。”

此时点位近在眼前,雨后的道路泥泞难行,他们的脚上沾满了泥浆。因半月板术后还没有完全恢复,腿部的疼痛让徐世娇额头冒出豆粒大的汗珠。他一边走,一边给新战友加油鼓劲。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庞,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第一次踏上巡逻路时班长对他说的话:“当你爬上这座山,你才有勇气征服下一座山。”

走到点位,徐世娇打开背包,拿出万用表,为他们讲解专业知识,操作要领、注意事项。陈二鱼有模有样地学着班长的动作,一手连接万用表,将另一头靠在电箱旁边,仔细对每一个线路点进行检测。等到最后一个点位的线路检查完毕时,徐世娇在心里默默地说:“相处了8年,来这里看你也上千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保重!”

返回的路上,徐世娇像一个老大哥一样,饱含深情地向战士们介绍阵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走到半山腰时,他笑着告诉大家:“山下大路旁有一棵荆棘,是我当新兵的时候种下的,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坚守刺’。”直到陈二鱼看到了那棵荆棘,他才懂了“坚守刺”的含义——这是一根被大风刮倒的荆棘,树干已经干枯,但向阳一侧的枝干又重新长出一排排荆棘,在阳光下生机勃勃地生长,展现出生命之顽强。

离队前一夜,徐世娇辗转难眠。他整理好行囊,走到院子中。望着满天星辰,徐世娇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里承载着他的青春,留下了太多难忘的回忆。这8年经历的每一刻已然刻进生命的年轮,如星辰一般夺目。

第二天,在踏上返乡列车的前一刻,徐世娇把《守山笔记》交给了陈二鱼。山坡上,陈二鱼和战友们含泪挥别班长。当火车渐行渐远,消失在山那边时,他们打开了徐世娇留下的《守山笔记》。崭新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以山为家”4个大字,那一瞬间,陈二鱼和战友们热泪盈眶。他们向着远方高声喊道:“班长,一路顺风!你放心,我们一定当好‘守山人’。”

回到营区,陈二鱼收拾好装具,同战友们一起迎着朝阳踏上了巡逻路。

## 高地

(歌词)

■贾永 邹倚岚

## 风雅颂

## 情至心处诗最美

在那波峰浪谷  
有我们向往的高地  
渴望到中流击水  
高扬胜利的旗帜  
在那白云深处  
有我们憧憬的高地

渴望着鹰击长空  
留下青春的宣誓  
今天的莘莘学子  
明天的无畏战士  
校园为我们助力  
向着未来战场冲刺

在那苍凉边关  
有我们敬仰的高地  
纵然是暴风骤雨  
挡不住前行脚步

在那浩瀚天宇  
有我们神往的高地  
张开梦想的翅膀  
飞出崭新的高度  
今天的莘莘学子  
明天的科技勇士  
校园为我们赋能  
向着星辰大海奔去

信念的高地  
我们用忠诚坚守  
和平的高地  
我们用生命守护  
校园为我们助力  
向着未来战场冲刺  
校园为我们赋能  
向着星辰大海奔去  
那是我们心中的高地



荷韵(中国画)

赵玉颖作



长征

第5892期